

芭桑集

黃天培自題

苞

桑

集

黃炎培 著

開明書店印行

集 桑 苞

版初月一十年五十三國民
版再月二年八十三國民

○八・○價定冊每

印刷者	發行者	著作者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黃炎培
	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范洗人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100P.)T

苞

自序

詩有兩箇很名貴的條件。自從這兩個條件先後消失。詩的效能可云「若存若亡」。

第一個條件就是詩必須可以唱。並且可以與音樂配合。我的認識。詩天然備具着這條條件的。古時所謂「依咏」。所謂「和聲」。就是這個道理。後來演變成不可以唱不可以入樂。於是另設可以唱可以入樂部分。例如樂府。例如詞曲。都是從此。其他部分簡直認為當然不可以唱不可以入樂的了。偶然被人唱出。或譜入管弦。如唐朝旂亭一班伶人唱出「黃河遠上白雲間」。作者王之渙便大大地驕傲起來。再到後來。使得可以唱可以入樂部分。例如詞曲。也就漸漸地消失這條條件了。而那些還可以唱可以入樂的部分。和詩的距離卻又一天遠一天。遠到簡直完全沒有詩的意味。如崑曲。多少還有些文藝氣息。至西皮二簧等。有許多簡直讀不下了。蜀中所唱川戲。許多詞句。至重煩趙香宋先生替牠重製。希望保存一些文藝氣息。

第二個條件就是詩的辭句必須通俗。使一般人都能了解。現今所傳最古的「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的歌詞。依我聽來。倒是很通俗的。因為我是生長在上海黃浦以東地方。我們

家鄉俗語「是哉」「是也」這「哉」字和那「也」字都還保留着幾千年前通用的語助。三百篇中間許多作品讀出來越是覺得粗淺覺得幼稚覺得鄙俚愈是顯出當時通俗漢魏以後便大大地分家了。這當然是受全部文章和俗語分了家的影響。祇賸下童謠和村歌還保留通俗的文藝到了現在全國通行的國歌中「矢勤矢勇」句某地中學生考試還解釋做「一枝箭射得很勤快一枝箭射得很勇敢」可以推想這歌詞在全國國人心理上究竟有多少影響了。當時白香山的詩說是老嫗能解的我對這句話還有些懷疑也許巧值這位老太太多少讀過書的並且到了今天如果僅僅讀過語體文還是不能了解舊式的詩我家裏除了維鈞夫人以外一羣女兒祇讀過白話文我的舊詩給她們讀簡直感不到興味。

原來詩具有絕大魔力的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現在呢既不可以唱又不可以入樂讀出來一般人更不能了解彷彿一個人五官被蒙住了四肢被砍斷了還能叫喚得起鼓舞得起羣衆的情感麼。

這樣的詩到現在祇留下一種作用就是孔子所說「可以觀」可以看出作者之思想和性情以及作者的年齡身分和他的環境間接還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和作者所處的地域和時代。

以及從詩料中間看出種種文物制度。更如孔子所說。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可是僅僅這些。那夠代表詩的神妙和詩的偉大呢。

最近爲了對日抗戰。發見了不少新流行的詩歌。有的也可以唱。唱出來也能使一般人了解。同時也有可以入樂的。可是內容方面。究含有多少文學意味。似乎有些還是問題。

這是我對於詩的一種見解。

請略述我學詩的經過。開蒙時。讀了唐詩三百首。九歲。師出題。「家在江南黃葉村。」令我演繹成四句。我的首二句是「處士家何在。江南第幾村。」大得師的褒勉。把這兩句加上了密圈。有一天。某親長來。出一聯。「相對一庭花。久而生厭。」我立對。「縱談千古事。快也何如。」小孩子經不起大人們誇獎的。從此我對於詩特別感覺興趣。入人家的書齋。見有詩集。必亂繙。必借閱。十四歲時。秦介侯師錫圭指示我。學詩須從整飭凝鍊下手。到後來。工夫純熟。轉入自然。若舍難圖易。清空變爲浮滑。病將無法矯正。命我讀溫卿^{飛義}李山一派詩。因此常覺欲寫寫不成。自弱冠後。受了新教育。更拋入九霄雲外了。到後來。走上了奇艱極險的世路。家國的憂危。身世的悲哀。越積越豐富。越激烈。情感湧發。無所宣泄。一齊寫入詩裏來。我天性愛好旅行。其中十之二三被迫逃亡。其餘七八。

自動地考察游覽。任何動機耳所聽到。目所見到。心所感想到。大都寫入詩裏。民十四。井門草。十六。遼東草。都是小冊分贈友好。早年所寫國內國外各種考察筆記。以及後來黃海環游記。之東。五六境。斷腸集。蜀道。空江集。中間一部分都是詩。到對日抗戰開始。詩囊裝得更豐滿了。可是自己認為滿意的還是很少。

我本沒有意思把所作的詩印成專集。抗戰流亡中。或歌或哭。祇想博取友好的共鳴。民廿七。在廣西曾印一小冊。名苞桑吟。因為一月間。在西江月夜曾寫一首西江月詞。末句「擔當家國匹夫肩。繫住苞桑一線。」就取以為名。越積越多。到民廿九。在瀘州。承秦光銀先生過愛。拉雜付印。即名苞桑集。民廿九之末。以及卅。卅一年間。大多數為痛念先王夫人而作。又印小冊。名天長集。老友葉聖陶先生以為我的詩尚有可存的價值。在成都取苞桑集為我重加排比。準備付印。當民卅秋。在馬尼刺。老友顏文初先生曾慨然以重印苞桑集自任。不料斐島陷敵。顏先生殉國。而我的詩倒積得更多了。頑敵也終於投降了。葉先生和傅彬然先生更督促我擴大收集起來。一併付印。就把歷年作品。包括許多小冊。直到抗戰結束為止。加以嚴格選剔。合成這本總名苞桑集。分為三卷。共三百八十題。七百六十七首。最早是廿六歲江戶寓樓雨坐聯句。到末首。先後跨着四十二年了。

上文不是提出過我對於詩的見解麼既然認定詩有兩個名貴條件何以這本集子還都是不可以唱不可以入樂讀出來一般人還是不能了解的呢這得說明一下我曾經不自量力想做一種嘗試工夫我有姪今吾名自被人稱為當今中國數一數二作曲家的我對他說我歡喜寫詩而不會唱你能作曲又能音樂能唱我們合作起來倘能完成這志願不好麼今吾不但能作曲也能詩於古今人作品研究得相當精熟不料工作還沒有開端在抗戰初期他纔過三十歲忽然去世了。

我從六十歲那年起決心試寫一般民衆能讀的詩一時意興有所觸發試為解放體民卅在香港積成七十多首的時候老友秦翰才先生為我付印名叫白桑到現在積成百餘首了維鈞夫人很鼓勵我她為我作天長集序希望我繼續努力在文學史上造出一條新的軌道（這序文附在集後）可是我對過去這些作品並沒有都滿意其中一部分還和白話合得攏來有的不過規律上解放些凡學過規律的回頭學解放體反而為難難在既要白話又要有詩味須知規律的詩雖詩味少些規律會掩蓋牠的醜陋白話詩而沒有詩味醜陋完全暴露簡直會使人讀不下去天假我年的話我對這種工作還想努力幹一下的。

「不薄今人愛古人。」我同時繼續願寫和本集一樣的詩。

末了，我還得說明一下苞桑兩字命名的意思。

「其亡其亡，繫於苞桑。」這是古語。易的否卦爻辭引用這古語，而略去了上文的主名。「其亡其亡。」這逃亡的，究竟是什麼？應是畜類。苞桑是初放葉的桑。畜類繫在初放葉的桑樹下，因飼料不絕地取得，而不至於逃亡。象徵着中華民族，遭遇國難，正在垂危的時候，因天然生活力的腴厚，國命有託，不至於滅亡。苞桑是象徵新中華，憑着她的天賦，發出蓬蓬勃勃的生氣，這蓬蓬勃勃地新的生氣，不怕淒風暴雨的外患，也不怕蟲蝕鳥啄的內憂。牠的生命自然存在，對日抗戰這樣，以後還是會這樣。我愛中華，我愛苞桑。

民紀卅四年十一月對日抗戰勝利結束第三個月黃炎培渝都

江序

最近黃任之先生把他抗戰勝利以前歷年所作詩歌選錄了七百餘首名曰「苞桑集」將付印自己並在集前做了一篇長序詳述他的作詩經歷和見解寫定後特地託我替他校閱一次並要我爲他做一篇序文以我的譾陋那裏能爲他老的詩做序呢可是以我平素愛讀先生之詩與先生有三十年的交誼可以算是能深知先生之爲人因此遂決定來嘗試一下

要敘先生之詩先要略述先生之爲人要述先生之爲人更要先敘我與先生知交的經過

我知道任之先生還是在遜清末年那時先生在江蘇諮議局當議員報上登出他所提議案我看到了覺得這位先生很有見地和勇氣便非常表示欽佩民國成立以後先生在江蘇省府主持全省教育行政次第籌辦省立各中學曾約我任蘇州第二中學校長我以年輕學淺未敢應聘當時記得會通過一兩次信到了民國四年纔在北京會面神交既久握談極歡從此便不斷通信了正式共事算是在民國十七年我到中華職業教育社擔任辦事部主任以後從十七年一直到現在可以說皆在一起偶爾離開若干日會見時先生必出示所作詩通信時也往往在信後餘紙

或夾入小紙條，寫示他的近作。記得在民國三十一年，先生曾寫贈我一聯，云：「愛則兄事，敬則師事。形影相依，交君二十載。出處與偕，患難與共。河山未復，勉此一雙肩。」先生所謂「二十載」，殆指十七年共事以後，實則合神交時期計之，竟有四十多年了。先生對我，真有點太客氣。論年紀，他老長我七歲。論學問文章事業，他老那一項都強過我。如何能說「兄事師事」呢？這樣說法，未免使我太慚悚了。至說到「形影相依，出處與偕，患難與共」，那卻是事實。再說做詩罷，我更是異常幼稚粗疏，偶有撰作，得暇時也嘗寫出來向他請教。他老高興起來，也曾爲我指示或加改正。因此我嘗以「詩夫子」呼之。先生輒爲之莞爾。

任之先生是天生成一副俠骨慈腸，錦心繡口。就他一生來說，得之於天者，真是有厚而無薄。可是得之於人者，就不能不說是厚薄相間了。此處我要特別聲明一下，所謂「得於天」，是指他的性格天分，所謂「得於人」，是指社會對他的待遇，並不如通常人所說的先天後天。

先生早歲失怙恃，這是在他的詩中常常提到的。尤其對於慈母，哀念最深。集中載有哭母詩好多首。先生既少處貧困，又是天才超卓，立志向上，在二十歲左右，經過一個較長時期的刻苦勤學，便把國學根柢深深的植立起來，寫出文章，峭拔清健，傲岸不羣。有時也能筆歌墨舞，酣鬯淋漓。

學詩從溫李入手（如自序中所言）也是在這個時期。

先生不但是邃於學，雄於文，而且是長於處理事務。聞其鄉友言：「先生在少年時，凡親戚鄰里有喪葬事，多是請他任帳房的一類繁劇事務。先生也很有興趣的，願爲人家幫忙。」他更是儒而兼俠，好急人之急，拯人之難。有時爲人打抱不平，竟忘卻了自身的利害。這一股傻勁，直到現在年將七十，猶未見鬆減。看他的五十自勵詩，有「化汝臂爲雞，一聲天下白。化汝尻爲輪，度人累千百。一日不縣解，中道敢汝畫。」又「太歲在癸卯，六月命未畢，恐此復偶然，舌存尙奚恤。」等句，也可以明白他的個性了。

通常文人總是好靜的居多，獨有這位老先生恰恰相反，一味主動，且動得不休。因爲他生長在距離上海很近的江蘇川沙縣（在前清爲川沙廳），學在上海，所以先生是以上海縣學的諸生、中式江南鄉試舉人，吸收新知比較便利，同時感發的機會也最多。先生在中舉前已入南洋公學特班，從國內有名的維新大師蔡子民先生肄業，旋加入「同盟會」。大概他是痛心清廷政治之腐敗，以及種種喪權辱國的情形，比常人格外來得深切。此時先生慷慨奮發，精力彌滿，卓然以改革舊社會爲己任。在鄉聯合同志到處倡導革新，視舊科名已同敝屣，所以兩次會試均未參加。

有一次，偕友赴鄰縣南匯演說，被縣令逮捕入獄，申詳以「私運軍火，潛謀不軌」的罪名。江督電令就地正法。幸電到前半小時，爲美籍某教士保出。至是乃亡命走日本。經年始歸。辛亥革命前數年，助南通張季直先生等創設江蘇學務總會（後來即改爲江蘇省教育會）。任江蘇諮議局議員，不畏強禦，提出彈劾大吏及整理教育各議案，直聲震遐邇。武昌義軍起，先生奔走革命，工作尤力。集中壽程雪樓先生詩有「黃鶴樓前江水飛，如瓦書解存者稀。」「我銜衆命軍門揖，早開英斷赤幟立。」等句。自是紀實之言。江蘇都督府成立，旋又成立江蘇民政長公署，先生任第一任教育司長。他真是有理想，有辦法。首先便確定了縣辦初等教育，省辦中等教育的原則，把舊時全省各府各直隸州所設的中學一律改爲省立。同時有一種「實用教育主義」的主張提出。此項主張在今日已成常談。而在當時則不能不說是卓識。其他關於全省教育經費的整理，職業教育機關的籌設（當時稱實業學校），社會教育的實施，各國留學生的遣派，無一不是排除舊障，創立新規。江蘇教育在抗戰前二十多年來，能有長足的進步，未嘗不是最初基礎打得比較好。我想縱是極不滿於先生的人，也不能否認這個事實罷。

先生在江蘇教育司長任時，爲籌畫高等教育，首先注意到師範。當時曾請於中央政府教育

部就南京前清兩江師範學堂舊址設立高等師範學校以養成中等教育師資籌備經年始得成立。先生於此出力不少。此校就是後來東南大學今日中央大學的前身。現在出身此校的人才對國家社會貢獻怎樣。恐怕也是有目共見的事罷。

先生在蘇把教育行政上幾件大事辦得有頭緒後。即飄然去職。但是他的去職並非消極的退避。乃是更謀積極的進展。此時大概是在民國三四年間罷。他以申報旅行記者的資格到國內各地去游歷。隨時發表「教育考察日記」。於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教育雜誌」。這時我猶未識先生之面。卻已愛讀先生之文。大致游蹤所及。發爲吟咏。旅行中詩也不少。可是此次「苞桑集」中所錄入的並不多。未幾復有美國之行。秉精銳的眼光。運深湛的思考。既深明國內教育實況。復詳察新大陸文化發展的淵源。返國以後。深感國內有急切提倡職業教育的必要。因於民國六年聯合國內教育界及實業界負有聲望人士。發起組織中華職業教育社。斯時江蘇省教育會在海內雅負重望。長會事者前爲張季直等諸先生。後爲袁觀瀾先生。而先生與沈信卿先生在會中實居中堅地位。中華職業教育社最初即分借教育會一部分房屋辦公。後乃自設學校。自辦工廠。且自建社所。至今中華職業學校。中華鐵工廠。猶在不斷發展進行中。二十八年來。職業學校

畢業生散布在國內外公私各機關服務者，已有七千餘人。先生於職教社成立後，即赴南洋羣島，聯絡華僑，返國即籌復暨南學校。後來此校便發展爲暨南大學。記得在八年至十年，又曾繼續去過南洋兩次。先生既純以「動」的精神，創辦各種文化事業，同時又勤於記載，敏於思索，善於組織，每一度旅行，歸必著成一書，而書的條理無不精密，內容無不豐富，其文筆的條達精美，尤具有吸引讀者的特殊魔力。當時我便是被吸引的一人。

先生此時在全國教育界已經是名望大著，聲光炯然。因此北京政府兩度任命他擔任教育總長，他皆是辭而不就，可是「名滿天下，謗亦隨之」。至是猜忌他和毀謗他的人，也就不免起來了。他的不願投身政界，不願從事政治工作，在當時卻有他的見解和理由。他以爲報國之道甚多，而教育實爲之本，故傾注其全力在教育文化方面，尤其特別側重在職業教育方面。先生對於高等教育則注重師範，注意實科，既經發起創設了南京高等師範，旋又奔走籌畫，在南京設立了河海工程學校，復和袁觀瀾沈信卿兩先生籌設成吳淞同濟學校，後來河海併入中央大學，同濟進成大，此兩校畢業生對於國家社會的貢獻，恐怕也不能算小罷。

大概先生發起創辦一事，成功以後，付託有人，即不復十分過問，祇有中華職業教育社及其

所附屬的事業。先生認爲是他一身生命之所寄託。始終其事。未嘗脫離。此外在民國十三年。又曾約集幾位同志。創辦了一個「人文社」。專用以搜集史料。加以編製。後來經過不斷發展。社內復有圖書雜誌索引的印行。月刊叢書的出版。經費不足。一再募集。費盡苦心。其中一部分便是現在上海市的私立「鴻英圖書館」。這兩種文化事業機關。可以說是他老一生心血傾注最多之地。在民國十六七年間。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有一部分人對於先生抨擊頗力。斯時先生也頗有意休息一下。因將中華職業教育社辦事部主任辭掉。謝卻一切。杜門著書。當時曾有幾首詩寫他的特殊心境。未幾又復有朝鮮之行。歸來未兩月。卽有一厚冊「朝鮮」著成出版。歷時不久。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對他也就完全諒解了。雖然一小部分反對他的人還有。先生此時雖不做中華職業教育社的當家人。但仍照舊擔任社董事。且兼管一部分農村職業教育工作。有時社內同人到他處集會或參觀旅行。先生也還是欣然參加。平時舟車往來。我與他同在一處起居時特多。他老除和同人談話外。總是手執一卷。或批或摘。不肯稍停。好像在民國十八九年間。先生正編著一部中國教育史。他爲搜集各書中資料。在乘車時皆是帶了古書若干冊。是時職教社在江蘇崑山縣東鄉徐公橋地方辦了一個「農村改進會」。先生和我不斷地到彼處視察。先生樂

其地風物之美，且喜其事工之將成，曾作有幾首興趣閒適的律詩絕詩，載在集內。

先生忽然熱心到政治方面，可說是始於民國二十年春一度日本之行。當時我也是和他同去的。去的目的，是在考察日本中學改制後的職業教育及社會教育，補習教育，農村教育，職業指導等實施狀況。結果在教育方面，竟發見了日本許多進行侵略我國的毒辣陰謀。老先生於驚心動魄之餘，竟把他平昔的思想，轉變了另一個方向。返國以後，他曾以在日所見聞，進言於政府當局，冀其有所準備。果然，時隔半年，「九一八」的奇變發生了。接着次年，淞滬又發動了「一二八」的抗日大戰。此時先生爲了國事，奔走聯絡，竟至廢寢忘餐。由組織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進而改組上海市地方協會，均是先生任會中祕書長，純以一人聯絡各界，且以一身當萬分繁難之衝。絕對不知何爲艱苦，何爲勞瘁。其精神感召，風行草偃。願和先生共負艱鉅，同賣氣力的。若老輩，若青年，所在多有。從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至二十六年「八一三」，在此五六年間，可以說先生竟無一時一刻忘卻了，或停止了救國行動。有時發爲詩歌，也皆是於極度悲憤沈鬱中，寓有發揚蹈厲之氣。初則集合同志，編印一種「救國通訊」，以通各方聲氣，嗣經發展，改成「國訊」。先生曾經與同人商定，爲此期刊寫成四大信條，曰：「高尚純潔的人格，博愛互助的精神，游俠好義的